

憶幽默大師林語堂

陳頤

故國河山尚未還，無暇清理舊新冤；
罵街何補國家事，飲醋含該肚皮酸。

(一)

胸有成竹總宜讓，手無寸鐵可放寬；
且看來日平寇後，何人出責舊家園。

右錄七絕兩首，係幽默大師林語堂博士，在

抗戰軍興，爲發揮民族浩然正氣，共赴國難，特於民國三十三年由美歸國，在大後方各大都市旅行演講，激勵全民愛國情操。在返美前夕，發表小詩，痛斥「左派」奸徒煽動暴亂，破壞抗戰之賣國行爲，其忠愛國家民族之赤誠，躍然紙上。

鷺島相逢遊覽名勝

民國十五年春，私立廈門大學校長林文慶夢

琴博士，爲增進高等教育，提高學術研究，特敦聘林語堂博士主持廈大國學院。其時北洋軍閥弄兵擅政，談不到學術研究之自由，一般學人教授均想脫離北京軍閥專制下的沉鬱氣氛，展拓學術

自由研究的園地，所以許多名滿海內的學者教授如：詩學泰斗陳衍石遺，經學耆宿毛夷庚，而研究中國古代史的權威學者顧頡剛，一代文豪講授中國小說史的魯迅（周樹人爾後以左傾的普羅文學蠱惑青年），教授中西交通史的學者張星烺以及國學大師沈兼士、羅常培、趙元任、周辨明諸氏，則均係林語堂先生在北大同事的關係，而受聘到廈門大學任教，羣彙畢集，名家如林。而使一般學子慕名踴躍投考廈大，從此校譽日隆。

是年夏，筆者承中華基督教公理會總會推舉前往廈門鼓浪嶼，參與中華基督教會宗教教育會議，會後特趨訪華友慶大教授陳芝美博士（爾後陳博士膺任福州鶴齡英華中學校長多年），適林語堂先生在座，承芝美兄介紹認識語堂先生，語堂先生給我第一個印象，是一位深思沉默，和藹親切，坦白自然，樂觀瀟洒的學人，晤敘之餘，無任欽服其談吐丰采。

翌日承芝美兄邀約筆者與語堂先生，登覽南普陀寺，寺位南普陀山之麓，建於五代，爲鰲江有名的古刹，宏敞幽靜，大雄寶殿中可容數百僧衆頂禮朝佛。近代著名的太虛法師，曾卓錫寺中苦，他也從不曾領略過讀書之苦爲何。

藝術是感情的昇華，寫作是生命的回音。作家要隨時隨地擷取生命的美妙回音，寫出永垂不朽的篇章來，所以，一部優美作品的產生，要用整個生命的力量去完成的，凡生動而且具有真實感的作品，更是由生命力和人生經驗所交織而成的，所謂「文章千古事」就是這個意義。

讀書可以開茅塞，除鄙見，得新知，廣學識，養性靈，能如此，才是真正的讀書人。語堂先生一生喜歡讀書，他曾引用杜威和法郎士的話說，讀書是一種最豐碩的探險，是人們心靈上的壯遊，是至樂的享受。所以，他一向不講讀書之

語堂先生六歲的時候，就夠自己懂的有限字彙來作文，他一生認為最快活的還是寫作。他這樣不斷的寫，寫，寫，一直寫出不少寓意深遠，趣味雋永的文章，他足跡遍世界，聲名傳遍。

研究成果斐然可觀，出版數十部中英文著作，已譯成多種文字，都是世界文壇瑰寶，透過文學作品，而溝通東西文化，更使中華文化沾溉士林，宏揚四海。

從他的作品中所展示出來的，都是予人以明確的真實感和動人的價值感，蘊含在其字裏行間的生命意義，能在人們的心靈上烙下印痕，永不磨滅。

這位學貫中西名滿天下的文壇宗師，在學術上的貢獻，備受國際人士的讚佩，不愧被譽為二十世紀中的世界智慧人物。

愛國反共生 死不渝

語堂先生是一位自由主義者，信奉人類的尊嚴與思想的自由，他在平易親切之外，更有其嚴正堅貞的一面，雖然細節可以



幽默大師林語堂（左）民國三十三年自美返國路過昆明與在華美軍士兵談話時之神情。

不拘，但在涉及國家民族危急震撼的時候，自有種抱道自重不可侵犯的凜然大節，表現了中國讀書人強烈的是非感與責任心。

他七十大慶過後，寫出了「是還鄉的年紀應還鄉呀」的詞句，表示其有「落葉歸根」的決心。他完全是一位典型的中國知識分子，性格樂觀，風趣而瀟洒，他雖然居留美國三十年，不屑歸化美籍，其生活習慣依然厭惡西式服裝，而喜穿本土的長袍寬袖，他與同鄉交談，必用家鄉方言，他的女兒和孫輩雖在國外受教育，却都能講標準國語，可見其愛國情操和對家教的成功。

他愛祖國，愛自由，愛領袖，堅決反共，他的心一直追隨政府，每遇國家重要關頭，必然挺身而出。抗戰時期，他由美國返回陪都重慶，在西南各大城市旅行演講，鼓吹對日同仇敵愾。在反共復國的聖戰中，他又毅然拋棄了在美養尊處優的生活，回到復興基地的台灣，親往前線勞軍，鼓舞民心士氣。他本着民主自由的大義，對邪惡主義，共產暴政口誅筆伐，不遺餘力，曾著「匿名」與「逃向自由城」二書，揭斥邪說謬辭，直有雷霆萬鈞之力。

他極力反對毛共迫害大陸人民尤其是文化人，統制驅使文化人，使他們過着毫無自由極端痛苦的奴隸生活。他在海外享有盛譽，是一位富有影響力的人物，毛共匪幫當然非常注意他，妄圖在「認同回歸」的叫囂中來遊說他，可是他具有高尚的氣節，深明民族的大義，唾棄赤匪荒謬言行，絲毫不為所惑，毅然舉家回國，將他一生的榮耀歸屬於自己的國家，這種為正義，自由奮鬥

的精神，生死不渝，在國人的心目中乃更覺其可敬與可愛了。

推崇鄉賢真知灼見

筆者曾於廈門、北平、美國、陽明山、高雄等處，先後與語堂先生多次晤聚聆教，在其談笑風生中，甚多名言讌論，獲益良深。他對於近代吾聞有關文教方面有所貢獻的先賢如：林紓琴南，嚴復又陵，辜鴻銘湯生，林長民宗孟諸氏，備

極欽崇。他在「與張大千先生無所不談」一文中，談起吾鄉前輩林琴南先生的畫，被其文所掩。他說琴南先生的古文辭及翻譯歐美名家小說見稱於時，其所介紹西洋的文學，啓迪民智，裨益誠非淺鮮，實為我國譯壇之先鋒。語堂先生對於嚴

又陵先生，曾在天津直報上發表文章，從事西洋學術的介紹工作，逐步翻譯「天演論」、「原富」、「名學淺說」，「羣學肄言」及「法意」等書，他殷切希望國人看他的譯著後，能使這隻東方的睡獅激醒奮發起來。語堂先生推崇嚴先生為我國近百年來一位傑出的大思想家。

他對於辜湯生先生，幼學於英倫，遍歷德、法、義、奧諸邦，通其政藝，年三十始回國而求中國學術，窮四子五經之奧，兼涉羣籍，學貫中西，博古通今，曾將「四書」及「春秋大義」等書，譯為外文，以宣揚中國文化，功不可沒。語堂先生說他曾經受胡適之，辜鴻銘的影響，對中國哲學作了一番根本的探討，獲益良多。

他推崇林宗孟先生，是一位天才橫溢，光芒四射，智慧高超，學識淵博的人物，且熱心教育，服務桑梓，早歲創辦法政學校，培育人才，蔚

為國用，至為欽佩。他說林先生國學基礎優良，且擅長英、日語文，當時倘能放棄政治生涯，而遠，這是他與梁任公、胡適之、徐志摩諸氏同樣的看法。他特將宗孟先生瀟洒飄逸，剛正嚴毅的優美書法一幅，刊入「吾土吾民」一書中，以供世人欣賞，並藉以懷念這位前輩高人。

宗教信仰不落凡俗

語堂先生對人生的觀念，有他獨特的看法，雖然他自認是享樂主義者，實際是一位樂觀主義者，他把人生看得非常徹底，他是獨立獨行，自由自在，具有禪宗風味的人生觀，其所作所為，無論是道德上或是學養上無一不是表現着「中國

人中的中國人」。儘管大家都以幽默大師來稱呼他，但是他除了在言談，寫作中表現的詼諧，風趣外，在他的日常生活中，都是那麼的謹嚴，那麼的踏實，他一生中最使人懷念的就是他那仁慈，坦誠的胸襟，流露出他對生命意義的醒覺，他與人相處總是帶給人們一種春風和煦的感受，苦提摩頂的領悟。

他也是真理的追求者，他一生追求真理，不僅為我們立下了追求真理的楷模，而且還留給了我們追求真理的指南針。他生長在每晚禮拜，讀經，祈禱的家庭，却有一段時間好像是異教徒。他中年以前不信任任何宗教，他不喜歡守法利賽的虛浮禮儀，也不喜歡撒土該人的會堂獻祭，但是他知道甚麼是真正的公義、廉明和真理。

他到了晚年，為了追求心靈上的慰藉，寫信給基督教，却成為虔誠的基督徒。他住在陽明山之

時，經常到台北懷恩堂作禮拜，聽周聯華牧師證道，會有兩次聽到「耶穌復活」和「十字架」的

真理時，大受感動，眼裏閃着淚光。周牧師認為語堂先生是最能欣賞矛盾的人，他能在矛盾中體認人生，享受人生的樂趣。我們慶幸這位基督教牧師的兒子，他晚年能够從異教徒回到基督徒，皈依耶穌基督的懷裏，享受了豐盛永恆的恩典了。

民國六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，一代幽默大師林語堂先生，不幸病逝香港，這是中外學術界莫大的損失。筆者驚聞噩耗，無限哀思與懷念，曾匆匆撰二輓聯，以表敬悼：

其一

清望播寰區，推倒一時豪傑，開拓萬古心胸，八十年遊戲人間，自成一格。

鶴馭歸閨閣，俯視世界三千，遠吞雲夢八九，數百卷名山著述，獨有千秋。

其二

百世有定評，書生垂範，讚論驚人，文章復社闡興廢。

萬方正多難，國是榮懷，痛癢在抱，涕淚新亭愴死生。

訂閱中外雜誌及中外文庫
請撥電話七〇七二四八〇